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婣親多訟事　鮑文卿整理舊生涯

話說牛浦招贅在安東黃姓人家黃家把門面一帶三四間屋都與他住他就把門口貼了一个帖上寫道牛布衣代做詩文那日早上正在家裏閒坐只聽得有人敲門開門讓了進來原來是蕪湖縣的一个舊鄰居這人叫做石老鼠是个有名的無賴而今却也老了牛浦見是他來嚇了一跳只得同他作揖坐下自己走進去

取茶渾家在屏風後張見迎著他告訴道這就是去年來的你長房舅舅今日又來了牛浦道他那里是我甚麼舅舅接了茶出來遞與石老鼠喫石老鼠道相公我聽見你恭喜又招了親在這里甚是得意牛浦道好幾年不會會見老爹而今在那里發財石老鼠道我也只在淮北山東各處走走而今打從你這里過路上盤纏用完了特來拜望你借幾兩銀子用用你千萬帮我一个襯牛浦道我雖則同老爹是个舊鄰

居郎從來不會通過財帛況且我又是客邊借這親家住著那里來的幾兩銀子與老爺石老鼠冷笑道你這小孩子就沒良心了想當我當初揮金如土的時節你用了我不知多少而今看見你在人家招了親留你个臉面不好就說你到回出這樣話來牛浦發了急道這是那里來的話你就揮金如土我幾時看見你金子幾時看見你的土你一个青年人不想做些好事只要在光水頭上鑽眼騙人石老鼠道牛浦郎

你不要說嘴想著你小時做的些醜事瞞的別人可瞞的過我況且你停妻娶妻在那里騙了卜家女兒在這里又騙了黃家女兒該當何罪你不乖乖的拏出幾兩銀子來我就同你到安東縣去講牛浦跳起來道那个怕你就同你到安東縣去當下兩人揪扭出了黃家門一直來到縣門口遇著縣里兩个頭役認得牛浦慌忙上前勸住問是甚麼事石老鼠就把他小時不成人的事說騙了卜家女兒到這里又騙了黃

家女兒又冒名頂替多少混賬事牛浦道他是
我們那里有名的光棍叫做石老鼠而今越發
老而無恥去年走到我家我不在家里他冒認
是我舅舅騙飯喫今年又憑空走來問我要銀
子那有這樣無情無理的事幾个頭役道也罷
牛相公他這人年紀老了雖不是親戚到底是
你的一个舊鄰居想是真正沒有盤費了自古
道家貧不是貧路貧貧殺人你此時有錢也不
服氣拏出來給他我們衆人替你墊幾百文送

他去罷石老鼠還要爭衆頭役道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牛相公就同我老爺相與最好你一个尊年人不要討沒臉面喫了苦去石老鼠聽見這話方纔不敢多言了拔著幾百錢謝了衆人自去牛浦也謝了衆人回家纔走得幾步只見家門口一个鄰居迎著來道牛相公你到這里說話當下拉到一个僻淨巷內告訴他道你家娘子在家同人吵哩牛浦道同誰吵鄰居道你剛纔出門隨即一乘轎子一担行李一个

堂客來到你家娘子接了進去這堂客說他就是你的前妻要你見面在那里同你家黃氏娘子叫的狠娘子托我帶信叫你快些家去牛浦聽了這話就像提在冷水盆裡一般自心裏明白自然是石老鼠這老奴才把卜家的前頭娘子賈氏撮弄的來鬧了也沒奈何只得硬著胆走了來家到家門口站住腳聽一聽裡面吵鬧的不是賈氏娘子聲音是个浙江人便敲門進去和那婦人對了面彼此不認得黃氏道這便

是我家的了你看看可是你的丈夫牛奶奶問
道你這位怎叫做牛布衣牛浦道我怎不是牛
布衣但是我認不得你這位奶奶牛奶奶道我
便是牛布衣的妻子你這廝冒了我丈夫的名
字在此掛招牌分明是你把我丈夫謀害死了
我怎肯同你開交牛浦道天下同名同姓也最
多怎見得便是我謀害你丈夫這又出奇了牛
奶奶道怎麼不是我從蕪湖縣問到甘露庵一
路問來說在安東你既是冒我丈夫名字須要

還我丈夫當下哭喊起來叫跟來的侄子將牛浦扭著牛奶奶上了轎一直喊到縣前去了正值向知縣出門就喊了寃知縣叫補詞來當下補了詞出差拘齊了人掛牌第三日午堂聽審這一天知縣坐堂審的是三件第一件爲活殺父命事告狀的是个和尚這和尚因在山中拾柴看見人家放的許多牛內中有一條牛見這和尚把兩眼睜睜的只望着他和尚覺得心動走到那牛跟前那牛就兩眼拋梭的淌下淚來

和尚慌到牛跟前跪下牛伸出舌頭來舐他的
頭舐著那眼淚越發多了和尚方纔知道是他
的父親轉世因向那人家哭著求告施捨在庵
裏供養著不想被庵里鄰居牽去殺了所以來
告狀就帶施牛的這个人做干証向知縣取了
和尚口供叫上那鄰居來問鄰居道小的三四
日前是這和尚牽了這个牛來賣與小的小的
買到手就殺了和尚昨日又來向小的說這牛
是他父親變的要多賣幾兩銀子前日銀子賣

少了要來找價小的不肯他就同小的吵起來小的聽見人說這牛並不是他父親變的這和尚積年剃了光頭把鹽搽在頭上走到放牛所在見那極肥的牛他就跪在牛跟前與出牛舌頭來舐他的頭牛但凡舐著鹽就要淌出眼水來他就說是他父親到那人家哭著求施捨施捨了來就賣錢用不是一遭了這回又拏這事告小的求老爺做主向知縣叫那施牛的人問道這牛果然是你施與他家的不會要錢施牛

的道小的自送與他不曾要一个錢向知縣道輪迴之事本屬渺茫那有這个道理况旣說父親轉世不該又賣錢用這𠑽奴可惡極了卽丟下籤來重責二十趕了出去第二件爲毒殺兒命事告狀人叫做胡賴告的是醫生陳安向知縣叫上原告來問道他怎樣毒殺你哥子胡賴道小的哥子害病請了醫生陳安來看他用了一劑藥小的哥子次日就發了跑躁跳在水里淹死了這分明是他毒死的向知縣道平日有

醫無醫胡賴道沒有醫向知縣叫上陳安來問道你替胡賴的哥子治病用的是甚麼湯頭陳安道他本來是個寒症小的用的是荊防發散藥藥內放了八分細辛當時他家就有個親戚是個團臉矮子在傍多嘴說是細辛用到三分就要喫死了人本草上那有這句話落後他哥過了三四日纔跳在水裡死了與小的甚麼相干青天老爺在上就是把四百味藥藥性都查徧了也沒見那味藥是喫了該跳河的這是那

裡說起醫生行著道怎當得他這樣誣陷求老
爺做主向知縣道這果然也胡說極了醫家有
割股之心況且你家有病人原該看守好了爲
甚麽放他出去跳河與醫生何干這樣事也來
告狀一齊趕了出去第三件便是牛奶奶告的
狀爲謀殺夫命事向知縣叫上牛奶奶去問牛
奶奶悉把如此這般從浙江尋到蕪湖從蕪湖
尋到安東他現掛著我丈夫招牌我丈夫不問
他要問誰要向知縣道這也怎麽見得向知縣

問牛浦道牛生員你一向可認得這个人牛浦道生員豈但認不得這婦人並認不得他丈夫他忽然走到生員家要起丈夫來真是天上飛下來的一件大冤枉事向知縣向牛奶奶道眼見得這牛生員叫做牛布衣你丈夫也叫做牛布衣天下同名同姓的多他自然不知道你丈夫蹤跡你到別處去尋訪你丈夫去罷牛奶奶在堂上哭哭啼啼定要求向知縣替他伸冤纏的向知縣急了說道也罷我這里差兩个衙役

把這婦人解回紹興你到本地告狀去我那里管這樣無頭官事牛生員你也請回去罷說罷便退了堂兩个解役把牛奶奶解往紹興去了自因這一件事傳的上司知道說向知縣相與做詩文的人放著人命大事都不問要把向知縣訪聞參處按察司具揭到院這按察司姓崔是太監的姪兒蔭襲出身做到按察司這日叫幕客叙了揭帖稿取來燈下自已細看爲特參昏庸不職之縣令以肅官方事內開安東縣知

縣向鼎許多事故自已看了又念念了又看燈
燭影裡只見一个人雙膝跪下崔按察舉眼一
看原來是他門下的一个戲子叫做鮑文卿按
察問道你有甚麽話起來說鮑文卿道方纔小
的看見大老爺要參處的這位是安東縣向老
爺這位老爺小的也不會認得但自從七八歲
學戲在師父手裡就念的是他做的曲子這老
爺是个大才子大名士如今二十多年了纔做
得一个知縣好不可憐如今又要因這事參處

了況他這件事也還是敬重斯文的意思不知可以求得大老爺免了他的發處罷按察司道不想你這一个人倒有愛惜才人的念頭你倒有這个意思難道我倒不肯只是如今免了他這一个革職他都不知道是你救他我如今將這些緣故寫一个書子把你送到他衙門裡去叫他謝你幾百兩銀子回家做个本錢鮑文卿磕頭謝了按察司吩咐書房小廝去向幕賓說這安東縣不要參了過了幾日果然差一个衙

役拏著書子把鮑文卿送到安東縣向知縣把
書子拆開一看大驚忙叫快開宅門請這位鮑
相公進來向知縣便迎了出去鮑文卿青衣小
帽走進宅門雙膝跪下便叩老爺的頭跪在地
下請老爺的安向知縣雙手來扶要同他敘禮
他道小的何等人敢與老爺施禮向知縣道你
是上司衙門裡的人況且與我有恩怎麼拘這
个禮快請起來好讓我拜謝他再三不肯向知
縣拉他坐他斷然不敢坐向知縣急了說崔大

老爺送了你來我若這般待你崔大老爺知道不便鮑文卿道雖是老爺要格外擡舉小的但這個關係朝廷體統小的斷然不敢立著垂手回了幾句話退到廊下去了向知縣托家裡親戚出來陪他也斷不敢當落後叫管家出來陪他纔歡喜了坐在管家房裡有說有笑次日向知縣備了席擺在書房裡自己出來陪斟酒來奉他跪在地下斷不敢接酒叫他坐也到底不坐向知縣沒奈何只得把酒席發了下去叫管

家陪他喫了他還上來謝賞向知縣寫了謝按
察司的禀帖封了五百兩銀子謝他他一厘也
不敢受說道這是朝廷頒與老爺們的俸銀小
的乃是賤人怎敢用朝廷的銀子小的若領了
這項銀子去養家口一定折死小的大老爺天
恩留小的一條狗命向知縣見他說道這田地
不好强他因把他這些話又寫了一个禀帖禀
按察司又留他住了幾天差人送他回京按察
司聽見這些話說他是个𫌨子也就罷了又過

了幾時按察司陞了京堂把他帶進京去不想一進了京按察司就病故了鮑文卿在京沒有靠山他本是南京人只得收拾行李回南京來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裡城門十三外城門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轉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裡幾十條大街幾百條小巷都是人烟湊集金粉樓臺城裏一道河東水關到西水關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滿的時候畫船簫鼓晝夜不絕城裏城外琳宮梵宇碧瓦朱

壘在六朝時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來大小酒樓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餘處不論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總有一个地方懸著燈籠賣茶插著時鮮花朵烹著上好的雨水茶社裡坐滿了喫茶的人到晚來兩邊酒樓上明角燈每條街上足有數千盞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並不帶燈籠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時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細吹細唱的船來淒清委婉動人心魄兩邊

河房裡住家的女郎穿了輕紗衣服頭上簪了茉莉花一齊捲起湘簾憑欄靜聽所以燈船鼓聲一响兩邊簾捲牕開河房里焚的龍涎沉速香霧一齊噴出來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著如閬苑仙人瑤宮仙女還有那十六樓官妓新粧袨服招接四方遊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這鮑文卿住在水西門水西門與聚寶門相近這聚寶門當年說每日進來有百牛千猪萬担糧到這時候何止一千个牛一萬个

猪粮食更無其數鮑文卿進了水西門到家和
妻子見了他家本是幾代的戲行如今仍舊做
這戲行營業他這戲行裡淮清橋是三个總寓
一个老郎庵水西門是一个總寓一个老郎庵
總寓內都掛著一班一班的戲子牌凡要定戲
先幾日要在牌上寫一个日子鮑文卿却是水
西門總寓掛牌他戲行規矩最大但凡本行中
有不公不法的事一齊上了庵燒過香坐在總
寓那裡品出不是來要打就打要罰就罰一个

字也不敢拗的還有洪武年間起首的班子一班十幾个人每班立一座石碑在老郎庵裡十幾个人共刻在一座碑上比如有祖宗的名字在這碑上的子孫出來學戲就是世家子弟略有幾歲年紀就稱爲老道長凡遇本行公事都向老道長說了方纔敢行鮑文卿的祖父的名字都在那第一座碑上他到家料理了些柴米就把家裡笙簫管笛三弦琵琶都查點了出來也有斷了弦也有壞了皮的一總塵灰寸壅他

查出來放在那里到總寓傍邊茶館內去會會
同行纔走進茶館只見一个人坐在那裡頭戴
高帽身穿寶藍緞直裰脚下粉底皂靴獨自坐
在那里喫茶鮑文卿近前一看原是他同班唱
老生的錢麻子錢麻子見了他來說道文卿你
從幾時回來的請坐喫茶鮑文卿道我方纔遠
遠看見你只疑惑是那一位翰林科道老爺錯
走到我這裡來喫茶原來就是你這老屁精當
下坐了喫茶錢麻子道文卿你在京里走了一

回見過幾个做官的回家就拏翰林科道來嚇我了鮑文卿道兄弟不是這樣說像這衣服靴子不是我們行事的人可以穿得的你穿這樣衣裳叫那讀書的人穿甚麼錢麻子道而今事那是二十年前的講究了南京這些鄉紳人家壽誕或是喜事我們只拏一副蠟燭去他就要留我們坐着一桌喫飯憑他甚麼大官他也只坐在下面若遇同席有幾个學裡酸子我眼角裡還不曾看見他哩鮑文卿道兄弟你說這樣

不安本分的話豈但來生還做戲子連變驢變
馬都是該的錢麻子笑著打了他一下茶館裡
拿上點心來吃吃著只見外面又走進一个八
十來歲頭戴浩然巾身穿醬色紬直裰脚下粉底皂
靴手執龍頭拐杖走了進來錢麻子道黄老爹
到這裡來喫茶黄老爹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
們二位到跟前纔認得怪不得我今年已八十
二歲了眼睛該花了文卿你幾時來的鮑文卿
道到家不多幾日還不會來看老爹日子好過

的快相別已十四年記得我出門那日還在國公府徐老爺裡面看著老爺妝了一齣茶博士纔走的老爹而今可在班裡了黃老爹搖手道我久已不做戲子了坐下添点心來喫向錢麻子道前日南門外張舉人家請我同你去下棋你怎麼不到錢麻子道那日我班裡有生意明日是鼓樓外薛鄉紳小生日定了我徒弟的戲我和你明日要去拜壽鮑文卿道那个薛鄉紳黃老爹道他是做過福建汀州知府和我同年

今年八十二歲朝廷請他做鄉飲大賓了鮑文卿道像老爹拄著拐杖緩步細搖依我說這鄉飲大賓就該是老爹做又道錢兄弟你看老爹這个體統豈止像知府告老回家就是尚書侍郎回來也不過像老爹這个排場罷了那老畜生不曉的這話是笑他反忻忻得意當下喫完了茶各自散了鮑文卿雖則因這些事看不上眼自己却還要尋幾个孩子起个小班子因在城裡到處尋人說話那日走到鼓樓坡上遇著

一个人有分教邂逅相逢舊交更添氣色婚姻有分子弟亦被恩光畢竟不知鮑文卿遇的是个甚麽人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前半結過牛浦郎遞入鮑文卿傳命案三件其情節荒唐畧同兩處一實襯托妙無痕跡寫向知縣是个通才却不費筆墨只用一兩句點逗大畧又從鮑文卿口中傳述行文深得避實擊虛之妙

鮑文卿之做戲子乃其祖父相傳之世業文

卿溷跡戲行中而矯矯自好不媿其爲端人
正士雖倣戲子庸何傷天下何嘗不有士大
夫而身爲戲子之所爲者則名儒而實戲也
今文卿居然一戲子而實不愧於士大夫之
列則名戲而實儒也南華云吾將爲名乎名
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書中如揚州如西湖如南京皆名勝之最定
當用特筆提出描寫作者用意已囊括荆楚
歲時東京夢華諸筆法故令閱者讀之飄然

神往不知其何以移我情也

優伶賤輩不敢等于士大夫分宜爾也乃輓近之士大夫往往于歌酒場中輙拉此輩同起同坐以爲雅趣也脫俗也而此輩久而習慣竟以爲分內事有不如是者卽目以爲不在行一二寒士在坐不惜多方以揶揄之彼富貴中人方且相視而笑恬然不怪嗚呼其識見眞出文卿下也

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

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

鮑文卿南京遇舊　倪廷璽安慶招親

話說鮑文卿到城北去尋人覓孩子學戲走到鼓樓坡上他纔上坡遇着一个人下坡鮑文卿看那人時頭戴破毡帽身穿一件破黑紬直裰脚下一雙爛紅鞋花白鬍鬚約有六十多歲光景手裡拏着一張破琴琴上貼着一條白紙紙上寫着四个字道修補樂器鮑文卿趕上幾步向他拱手道老爹是會修補樂器的麽那人道

正是鮑文卿道如此屈老爹在茶館坐坐當下兩人進了茶館坐下拿了一壺茶來喫着鮑文卿道老爹尊姓那人道賤姓倪鮑文卿道尊府在那裏那人道遠哩舍下在三牌樓鮑文卿道倪老爹你這修補樂器三弦琵琶都可以修得麼倪老爹道都可以修得的鮑文卿道在下姓鮑舍下住在水西門原是梨園行業因家裡有幾件樂器壞了要借重老爹修一修如今不知是屈老爹到舍下去修好還是送到老爹府上

去修倪老爹道長兄你共有幾件樂器鮑文卿道只怕也有七八件倪老爹道有七八件就不好拿來還是我到你府上來修罷也不過一兩日功夫我只擾你一頓早飯晚里還回來家鮑文卿道這就好了只是茶水不周老爹休要見怪又道幾時可以屈老爹去倪老爹道明日不得閒後日來罷當下說定了門口挑了一担茯苓糕來鮑文卿買了半斤同倪老爹喫了彼此告别鮑文卿道後日清晨專候老爹倪老爹應

諾去了鮑文卿回來和渾家說下把樂器都揩
抹淨了搬出來擺在客座裡到那日清晨倪老
爹來了喫過茶點心拏這樂器修補修了一回
家里兩个學戲的孩子捧出一頓素飯來鮑文
卿陪着倪老爹喫了到下午時候鮑文卿出門
回來向倪老爹道都是怠慢老爹的緊家里沒
个好菜蔬不恭我而今約老爹去酒樓上坐坐
這樂器丟着明日再補罷倪老爹道爲甚麼又
要取擾當下兩人走出來到一个酒樓上揀了

一个僻淨座頭坐下堂官過來問可曾有客倪老爹道没有客了你這裡有些甚麼菜走堂的疊着指頭數道肘子句鴨子句黃悶魚句醉白魚句雜膾句單雞句白切肚子句生爛肉句京爛肉句爛肉片句煎肉圓句悶青魚句煮鰱頭句還有便碟白切肉倪老爹道長兄我們自己人喫个便碟罷鮑文卿道便碟不恭因叫堂管先拏賣鴨子來喫酒再爛肉片帶飯來堂官應下去了須臾捧着一賣鴨子兩壺酒上來鮑文

卿起身斟倪老爹一盃坐下喫酒因問倪老爹道我看老爹像个斯文人因甚做這修補樂器的事那倪老爹歎一口氣道長兄告訴不得你我從二十歲上進學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壞在讀了這幾句死書拏不得輕負不的重一日窮似一日兒女又多只得借這手藝餬口原是沒奈何的事鮑文卿驚道原來老爹是學校中人我大胆的狠了請問老爹幾位相公老太太可是齊眉倪老爹道老妻還在從前

倒有六个小兒而今說不得了鮑文卿道這是甚麼原故倪老爹說到此處不覺悽然垂下淚來鮑文卿又斟一杯酒遞與倪老爹說道老爹你有甚心事不妨和在下說我或者可以替你分憂倪老爹道這話不說罷說了反要惹你長兒笑鮑文卿道我是何等之人敢笑老爹老爹只管說倪老爹道不瞞你說我是六个兒了死了一个而今只得第六个小兒子在家里那四个說着又忍着不說了鮑文卿道那四个怎的

倪老爹被他問急了說道長兄你不是外人料想也不笑我我不瞞你說那四个兒子我都因沒有的喫用把他們賣在他州外府去了鮑文卿聽見這句話忍不住的眼里流下淚來說道這是个可憐了倪老爹垂淚道豈但那四个賣了這一个小的將來也留不住也要賣與人去鮑文卿道老爹你和你家老太太怎的捨得倪老爹道只因衣食欠缺留他在家跟着餓死不如放他一條生路鮑文卿着實傷感了一會說

道這件事我到有个商議只是不好在老爹跟前說倪老爹道長兄你有甚麼話只管說有何妨鮑文卿正待要說又忍住道不說罷這話說了恐怕惹老爹怪倪老爹道豈有此理任憑你說甚麼我怎肯怪你鮑文卿道我大胆說了罷倪老爹道你說你說鮑文卿道老爹比如你要把這小相公賣與人若是賣到他州別府就和那幾个相公一樣不見面了如今我在下四十多歲生平只得一个女兒並不曾有个兒子你

老人家若肯不棄賤行把這小令郎過繼與我
我照樣送過二十兩銀子與老爹我撫養他成
人平日逢時遇節可以到老爹家裡來後來老
爹事體好了依舊把他送還老爹這可以使得
的麼倪老爹道若得如此就是我的小兒子恩
星照命我有甚麼不肯但是既過繼與你累你
撫養我那里還收得你的銀子鮑文卿道說那
里話我一定送過二十兩銀子來說罷彼此又
喫了一回會了賬出得店門趁天色未黑倪老

爹回家去了鮑文卿回來把這話向乃眷說了
一遍乃眷也歡喜次日倪老爹清早來補樂器
會着鮑文卿說昨日商議的話我回去和老妻
說老妻也甚是感激如今一言爲定擇个好日
就帶小兒來過繼便了鮑文卿大喜自此兩人
呼爲親家過了幾日鮑家備了一席酒請倪老
爹倪老爹帶了兒子來寫立過繼文書憑着左
鄰開絨線店張國重右鄰開香蠟店王羽秋兩
个鄰居都到了那文書上寫道立過繼文書倪

霜峯今將第六子倪延璽年方一十六歲因日
食無措夫妻商議情愿出繼與鮑文卿名下為
義子改名鮑延璽此後成人婚娶俱係鮑文卿
撫養立嗣承祧兩無異說如有天年不測各聽
天命今欲有憑立此過繼文書永遠存照嘉靖
十六年十月初一日立過繼文書倪霜峯憑中
鄰張國重王羽秋鄰書了押鮑文卿拿出二十
兩銀子來付與倪老爹去了鮑文卿又謝了衆
人自此兩家來往不絕這倪延璽改名鮑延璽

也是聰明伶俐鮑文卿因他是正經人家兒子
不肯叫他學戲送他讀了兩年書帮着當家管
班到十八歲上倪老爹去世了鮑文卿又拿出
幾十兩銀子來替他料理後事自己去一連哭
了幾場依舊叫兒子去披麻戴孝送倪老爹入
土自此以後鮑廷璽着實得力他娘說他是螟
蛉之子不疼他只疼的是女兒女壻鮑文卿說
他是正經人家兒女比親生的還疼些每日喫
茶喫酒都帶着他在外攬生意都同着他讓他

賺幾个錢添衣帽鞋襪又心裡算計要替他娶个媳婦那日早上正要帶着鮑廷璽出門只見門口一个人騎了一匹騾子到門口下了騾子進來鮑文卿認得是天長縣杜老爺的管家姓邵的便道邵大爺你幾時過江來的邵管家道特過江來尋鮑師父鮑文卿同他作了揖叫兒子也作了揖請他坐下拿水來洗臉拿茶來喫喫着問道我記得你家老太太該在這年把正七十歲想是過來定戲的你家大老爺在府安

邵管家笑道正是爲此老爺吩咐要定二十本戲鮑師父你家可有班子若有就接了你的班子過去鮑文卿道我家現有一个小班自然該去伺候只不知要幾時動身邵管家道就在出月動身說罷邵管家叫跟隨的人把行李搬了進來騾子打發回去邵管家在被套內取出一封銀子來遞與鮑文卿道這是五十兩定銀鮑師父你且收了其餘的領班子過去再付鄉文收了銀子當晚整治酒席大盤大碗留邵管家

喫了半夜次日邵管家上街去買東西買了四五天僱頭口先過江去了鮑文卿也就收拾帶着鮑文璽領了班子到天長杜府去做戲做了四十多天回來足足賺了一百幾十兩銀子父子兩个一路感杜府的恩德不盡那一班十幾个小戲子也是杜府老太太每人另外賞他一件棉袄一雙鞋襪各家父母知道也着實感恩又來謝了鮑文卿鮑文卿仍舊領了班子在南京城裡做戲那一日在上河去做夜戲五更天

散了戲戲子和箱都先進城來了他父子兩个在上河澡堂子裡洗了一个澡喫了些茶點心慢慢走回來到了家門口鮑文卿道我們不必攏家了內橋有个人家定了明日的戲我和你趁早去把他的銀子秤來當下鮑廷璽跟着兩个人走到坊口只見對面來了一把黃傘兩對紅黑帽一柄遮陽一頂大轎知道是外府官過父子兩个站在房簷下看讓那傘和紅黑帽過去了遮陽到了跟前上寫着安慶府正堂鮑文

卿正仰臉看着遮陽轎子已到那轎子裡面的
官看見鮑文卿喫了一驚鮑文卿回過臉來看
那官將原來便是安東縣向老爺他原來陞了
轎子纔過去那官叫跟轎的青衣人到轎前說
了幾句話那青衣人飛跑到鮑文卿跟前問道
太老爺問你可是鮑師父麼鮑文卿道我便是
太老爺可是做過安東縣陞了來的那人道是
太爺公館在貢院門口張家河房裡請鮑師父
在那裡去相會說罷飛跑趕着轎子去了鮑文

卿領着兒子走到貢院前香蠟店裡買了一个手本上寫門下鮑文卿叩走到張家河房門口知道向太爺已經回寓了把手本遞與管門的說道有勞太爺稟聲我是鮑文卿來叩見太老爺門上人接了手本說道你且伺候着鮑文卿同兒子坐在板櫈上坐了一會裡面打發小厮出來問道門上的太爺問有个鮑文卿可曾來門上人道來了有手本在這裡慌忙傳進手本去只聽得裡面道快請鮑文卿叫兒子在外面

候着自已跟了管門的進去進到河房來向知
府已是紗帽便服迎了出來笑着說道我的老
友到了鮑文卿跪下磕頭請安向知府雙手扶
住說道老友你若只管這樣拘禮我們就難相
與了再三再四拉他坐他又跪下告了坐方敢
在底下一个櫈子上坐了向知府坐下說道文
卿自同你別後不覺已是十餘年我如今老了
你的鬍子卻也白了許多鮑文卿立起來道太
老爺高陞小的多不知道不曾叫得大喜向知

府道請坐下我告訴你我在安東做了兩年又
到四川做了一任知州轉了個二府今年纔陞
到道亞你自從崔大人死後回家來做些什麽
事鮑文卿道小的本是戲子出身回家沒有甚
事依舊教一小班子過日向知府道你方纔同
走的那少年是誰鮑文卿道那就是小的兒子
帶在公館門口不敢進來向知府道爲甚麽不
進來叫人快出去請鮑相公進來當下一个小
厮領了鮑廷璽進來他父親叫他磕太老爺的

頭向知府親手扶起問你今年十幾歲了鮑廷璽道小的今年十七歲了向知府道好個氣質像正經人家的兒女叫他坐在他父親傍邊向知府道文卿你這令郎也學戲行的營業麽鮑文卿道小的不曾教他學戲他念了兩年書而今跟在班裡記賬向知府道這個也好我如今還要到各上司衙門走走你不要去同令郎在我這里喫了飯我回來還有話替你說說罷換了衣服起身上轎去了鮑文卿同兒子走到管

家們房裡管宅門的王老爹本來認得彼此作了揖叫兒子也作了揖看見王老爹的兒子小王已經長到三十多歲滿嘴有鬍子了王老爹極其歡喜鮑文卿拿出一个大紅緞子釘金線的鈔袋來裡頭裝着一錠銀子送與他鮑廷璽作揖謝了坐着說些閒話喫過了飯向知府直到下午纔回來換去了大衣服仍舊坐在河房裡請鮑文卿父子兩个進來坐下說道我明日就要回衙門去不得和你細談因叫小廝在房

裡取出一封銀子來遞與他道這是二十兩銀子你且收着我去之後你在家收拾收拾把班子托與人領着你在半个月內同令郎到我衙門裡來我還有話和你說鮑文卿接着銀子謝了太老爺的賞說道小的總在半個月內領了兒子到太老爺衙門裡來請安當下又留他喫了酒鮑文卿同兒子回家歇息次早又到公館裡去送了向太爺的行回家同渾家商議把班子暫托與他女婿歸姑爺同教師金次福領着

他自已收拾行李衣服又買了幾件南京的人事頭繩肥皂之類帶與衙門裡各位管家又過了幾日在水西門搭船到了池口只見又有兩个人搭船艙內坐着彼此談及鮑文卿說要到向太爺衙門裡去的那兩人就是安慶府裡的書辦一路就奉承鮑家父子兩个買酒買肉請他喫着晚上候別的客人睡着了便悄悄向鮑文卿說有一件事只求太爺批一个准字就可以送你二百兩銀子又有一件事縣裡詳上來

只求太爺駁下去這件事竟可以送三百兩你鮑太爺在我門太老爺跟前懇个情罷鮑文卿道不瞞二位老爹說我是个老戲子乃下賤之人蒙太老爺擡舉叫到衙門裡來我是何等之人敢在太老爺跟前說情那兩个書辦道鮑太爺你疑惑我這話是說慌麼只要你肯說這情上掙先兌五百兩銀子與你鮑文卿笑道我若是歡喜銀子當年在安東縣曾賞過我五百兩銀子我不敢受自已知道是个窮命須是骨頭

裡掙出來的錢纔做得肉我怎肯瞞着太老爺拿這項錢况且他若有理斷不肯拿出幾百兩銀人來尋情若是准了這一邊的情就要叫那邊受屈豈不喪了陰德依我的意思不但我不敢管連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自古道公門裡好修行你們伏侍太老爺凡事不可壞了太老爺淸名也要各人保着自已的身家性命幾句說的兩个書辦毛骨悚然一塲没趣扯了一个淡罷了次日早辰到了安慶宅門上投進手本

去向知府叫將他父子兩人行李搬在書房裡面住每日同自已親戚一桌喫飯又拿出許多紬和布來替他父子兩个裡裡外外做衣裳一日向知府走來書房坐着問道文卿你令郎可曾做過親事麼鮑文卿道小的是窮人這件事還做不起向知府道我倒有一句話若說出來恐怕得罪你這事你若肯相就倒了我一个心願鮑文卿道太老爺有甚麼話吩咐小的怎敢不依向知府道就是我家總管姓王的他有一

个小女兒生得甚是乖巧老妻着實疼愛他帶在房裡梳頭裹脚都是老妻親手打扮今年十七歲了和你令郎是同年這姓王的在我家已經三代我把投身紙都查了賞他已不算我家的管家了他兒子小玉我又替他買了一个部裡書辦名字五年考滿便選一个典史雜職你若不棄嫌便把這令郎招給他做个女婿將來這做官的便是你令郎的阿舅了這个你可肯麽鮑文卿道太老爺莫大之恩小的知感不盡

只是小的兒子不知人事不知王老爹可肯要他做女婿向知府道我替他說了他極歡喜你令郎的這事不要你費一个錢你只明日拿一个帖子同姓王的拜一拜一切床帳被褥衣服首飾酒席之費都是我備辦齊了替他兩口子完成好事你只做个現成公公罷了鮑文卿跪下謝太老爺向知府雙手扶起來說道這是甚麽要緊的事將來我還要爲你的情哩次日鮑文卿拿了帖子拜王老爹王老爹也回拜了到

晚上三更時分忽然撫院一个差官一匹馬同了一位二府擡了轎子一直走上堂來叫請向太爺出來滿衙門的人都慌了說道不好了來摘印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榮華富貴享受不過片時潦倒摧頹波瀾又興多少不知這來的官果然摘印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自科舉之法行天下人無不銳意求取科名其實千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過一二人不得手者不稂不莠既不能力田又不能商賈

坐食山空不至於賣兒鬻女者幾希矣倪霜峯云可恨當年誤讀了幾句死書死書二字奇妙得未曾有不但可爲救時之良藥亦可爲醒世之晨鐘也

向太守之謙光鮑文卿之卑下可謂賢主嘉賓矣寫太守之愛文卿父子出於中心之誠而文卿父子一種感激不望報之心又歷歷如見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太守有焉易云謙謙君子卑以自牧文卿有焉

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

向觀察陞官哭友　鮑文卿喪父娶妻

話說向知府聽見摘印官來，忙將刑名錢穀相公都請到跟前，說道：「諸位先生將房裏各樣稿案查點查點，務必要查細些，不可遺漏了事。」說罷，開了宅門，匆匆出去了。出去會見那二府，拿出一張牌票來看了，附耳低言了幾句。二府上轎去了，差官還在外侯着。向太守進來，親戚和鮑文卿一齊都迎着，問向知府道沒甚事？不相

于是寧國府知府壞了委我去摘印當下料理馬夫連夜同差官往寧國去了衙門裡打首飾縫衣服做床帳被褥糊房打點王家女兒招女婿忙了幾日向知府回來了擇定十月十三大吉之期衙門外傳了一班鼓手兩个儐相進來鮑文卿戴着花披着紅身穿細緞衣服脚下粉底皂靴先拜了父親吹打着迎過那邊去拜了丈人丈母小王穿着補服出來陪妹婿喫過三遍茶請進洞房裡和新娘交拜合卺不必細說

次日清早出來拜見老爺夫人夫人另外賞了八件首飾兩套衣服衙裡擺了三天喜酒無一个人不喫到滿月之後小王又要進京去選官鮑文卿備酒替小親家餞行鮑廷璽親自送阿舅上船送了一天路纔回來自此以後鮑廷璽在衙門裡只如在雲端裡過日子看看過了新年開了印各縣送童生來府考向知府要下察院考童生向鮑文卿父子兩个道我要下察院去考童生這些小厮們若帶去巡視他們就要

作弊你父子兩个是我心腹人替我去照顧幾天鮑文卿領了命父子兩个在察院裡巡場查號安慶七學共考三場見那些童生也有代筆的也有傳遞的大家丟紙團掠磚頭擠眉弄眼無所不為到了搶粉湯包子的伺候大家推成一團跌成一塊鮑廷璽看不上眼有一个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土墻跟前把土墻挖个洞伸手要到外頭去接文章被鮑廷璽看見要採他過來見太爺鮑文卿攔住道這是我小兒不

知世事相公你一個正經讀書人快歸號裡去做文章倘若太爺看見了就不便了忙拾起些土來把那洞補好把那个童生送進號去考事已畢發出案來懷寧縣的案首叫做季萑他父親是个武兩榜同向知府是文武同年在家候選守備發案過了幾日季守備進來拜謝向知府設席相留席擺在書房裡叫鮑文卿同着出來坐坐當下季守備首席向知府主位鮑文卿坐在橫頭季守備道老公祖這一番考試至公

至明合府無人不服向知府道先生這看文字的事我也荒疎了到是前日考場裡虧我這鮑朋友在彼巡場還不曾有甚麼弊竇此時季守備纔曉得這人姓鮑後來漸漸說到他是一个老梨園腳色季守備臉上不覺就有些怪物相向知府道而今的人可謂江河日下這些中進士做翰林的和他說到傳道窮經他便說迂而無當和他說到通今博古他便說雜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這

麵朋友他雖生意是賤業倒頗〻有君子之行
因將他生平的好處說了一番季守備也就肅
然起敬酒罷辭了出來過三四日倒把鮑文卿
請到他家裡喫了一餐酒考案首的兒子季萑
也出來陪坐鮑文卿見他是一个美貌少年便
問少爺尊號季守備道他號叫做葦蕭當下喫
完了酒鮑文卿辭了回來向向知府着實稱贊
這季少爺好个相貌將來不可限量又過了幾
个月那王家女兒懷着身子要分娩不想養不

下來死了鮑文卿父子兩个慟哭向太守到反勸道也罷這是他各人的壽數你們不必悲傷了你小小年紀我將來少不的再替你娶个媳婦你們若只管哭時惹得夫人心裡越發不好過了鮑文卿也吩咐兒子叫不要只管哭但他自己也添了个痰火疾不時舉動動不動就要咳嗽半夜意思要辭了向太爺回家去又不敢說出來恰好向太爺陞了福建汀漳道鮑文卿向向太守道太老爺又恭喜高陞小的本該跟

隨太老爺去怎奈小的老了又得了病在身上小的而今叫辭了太老爺囘南京去去下兒子跟着太老爺伏侍罷向太守道老友這樣遠路路上又不好走你年紀老了我也不肯拉你去你的兒子你留在身邊奉侍你我帶他去做甚麽我如今就要進京陛見我先送你囘南京去我自有道理次日封出一千兩銀子叫小厮捧着拿到書房裡來說道文卿你在我這裡一年多並不曾見你說過半个字的人情我替你要

个媳婦又沒命死了我心裡着實過意不去而今這一千兩銀子送與你你拿回家去買些產業娶一房媳婦養老送終我若做官再到南京來再接你相會鮑文卿又不肯受向道臺道而今不比當初了我做府道的人不窮在這一千兩銀子你若不受把我當做甚麼人鮑文卿不敢違拗方纔磕頭謝了向道臺吩咐叫了一隻大船備酒替他餞行自已送出宅門鮑文卿同兒子跪在地下灑淚告辭向道臺也揮淚和他

分手鮑文卿父子兩个帶着銀子一路來到南京到家告訴渾家向太老爺這些恩德舉家感激鮑文卿扶着病出去尋人把這銀子買了一所房子兩副行頭租與兩个戲班子穿着剩下的家裡盤纏又過了幾个月鮑文卿的病漸漸重了睡倒床不起自已知道不好了那日把渾家兒子女兒女婿都叫在跟前吩咐他們同心同意好好過日子不必等我滿服就要一房媳婦進來要緊說罷瞑目而逝閤家慟哭料理後事

把棺村就停在房子中間開了幾日喪四個總
寓的戲子都來弔孝鮑廷璽又尋陰陽先生尋
了一塊地擇个日子出殯只是沒人題銘旌正
在躊躇只見一个青衣人飛跑來了問道這裡
可是鮑老爹家鮑廷璽道便是你是那裡來的
那人道福建汀漳道向太老爺來了轎子已到
了門前鮑廷璽慌忙換了孝服穿上青衣到大
門外去跪接向道臺下了轎看見門上貼着白
問道你父親已是死了鮑廷璽哭着應道小的

父親死了向道臺道沒了幾時了鮑廷璽道明日就是四七向道臺道我陞見回來從這裡過正要會會你父親不想已做故人你引我到柩前去鮑廷璽哭着跪辭向道臺不肯一直走到柩前叫着老友文卿慟哭了一場上了一炷香作了四个揖鮑廷璽的母親也出來拜謝了向道臺出到廳上問道你父親幾時出殯鮑廷璽道擇在出月初八日向道臺道誰人題的銘旌鮑廷璽道小的和人商議說銘旌上不好寫向

道臺道有甚麼不好寫取紙筆過來當下鮑廷璽送上紙筆向道臺取筆在手寫道皇明義民鮑文卿享年五十有九之柩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頓首拜題寫完遞與他道你就照着這个送到亭彩店內去做又說道我明早就要開船了還有些少助喪之費今晚送來與你說罷喫了一杯茶上轎去了鮑廷璽隨即跟到船上叩謝過了太老爺回來晚上向道臺又打發一个管家拿着一百兩銀子

送到鮑家那管家茶也不曾吃匆匆回辦去了
這裡到出月初八日做了銘旌吹手亭彩和尚
道士歌郎替鮑老爹出殯一直出到南門外同
行的人都出來送殯在南門外酒樓上擺了幾
十桌齋喪事已畢過了半年有餘一日金次福
走來請鮑老太說話鮑廷璽就請了在堂屋裡
坐着進去和母親說了鮑老太走了出來說道
金師父許久不見今日甚麼風吹到此金次福
道正是好久不曾來看老太老太在家享福你

那行頭而今換了班子穿着了老太道因爲班子在城裡做戲生意行得細如今換了一个文元班內中一半也是我家的徒弟在盱眙天長這一帶走他那裡鄉紳財主多還賺的幾个大錢金次福道這樣你老人家更要發財了當下喫了一杯茶金次福道我今日有一頭親事來作成你家廷璽娶過來到又可以發个大財鮑老太道是那一家的女兒金次福道這人是內橋胡家的女兒胡家是布政使司的衙門起初

把他嫁了安豐典管當的王三胖不到一年光景王三胖就死了這堂客纔得二十一歲出奇的人才就上畫也是畫不就的因他年紀小又沒兒女所以娘家主張着嫁入這王三胖丟給他足有上千的東西大床一張涼床一張四箱四櫥箱子裡的衣裳盛的滿滿的手也插不下去金手鐲有兩三付赤金冠子兩頂真珠寶石不計其數還有兩个了頭一个叫做荷花一个叫做採蓮都跟着嫁了來你若娶了他與廷璽

他兩人年貌也還相合這是極好的事一番話說得老太滿心歡喜向他說道金師夫費你的心我還要托我家姑爺出去訪訪訪的確了來尋你老人家做媒金次福道這是不要訪的也罷訪訪也好我再來討回信說罷去了鮑廷璽送他出去到晚他家姓歸的姑爺走來老太一五一十把這些話告訴他托他出去訪歸姑爺又問老太要了幾十个錢帶着明日早上去喫茶次日走到一个做媒的沈天孚家沈天孚的

老婆也是一个媒婆有名的沈大脚歸姑爺到沈天孚家拉出沈天孚來在茶館裡喫茶就問起這頭親事沈天孚道哦你問的是胡七喇子麼他的故事長着哩你買幾个燒餅來等我喫飽了和你說歸姑爺走到隔壁買了八个燒餅拿進茶館來同他喫着說道你說這故事罷沈天孚道慢些待我喫完了說當下把燒餅喫完了說道你問這个人怎的莫不是那家要娶他這个堂客是娶不得的若要進門就要一把天

火歸姑爺道這是怎的沈天孚道他原是跟布政使司胡偏頭的女兒偏頭死了他跟着哥們過日子他哥不成人賭錢喫酒把布政使的缺都賣掉了因他有幾分顏色從十七歲上就賣與北門橋來家做小他做小不安本分人叫他新娘他就要罵要人稱呼他是太太被大娘子知道一頓嘴巴子趕了出來復後嫁了王三胖王三胖是一个候選州同他眞正是太太了他做太太又做的過了把大獃的兒子媳婦一天

要罵三場家人婆娘兩天要打八頓這些人都
恨如頭醋不想不到一年三胖死了兒子幾戚
三胖的東西都在他手裡那日進房來搜家人
婆娘又帮着圖出氣這堂客有見識預先把一
匣子金珠首飾一總倒在馬桶裡那些人在房
裡搜了一遍搜不出來又搜太太身上也搜不
出銀錢來他借此就大哭大喊到上元縣堂
上去了出首兒子上元縣傳齊了審把兒子責
罰了一頓又勸他道你也是嫁過了兩个丈夫

的了還守甚麼節看這光景兒子也不能和你一處同住不如叫他分个產業給你另在一處你守着也由你你再嫁也由你當下處斷出來他另分幾間房子在胭脂巷住就爲這胡七喇子的名聲沒有人敢惹他這頭有七八年了他怕不也有二十五六歲他對人只說二十一歲歸姑爺道他手頭有千把銀子的話可是有的沈天孚道大約這幾年也花費了他的金珠首飾錦緞衣服也還值五六百銀子這是有的歸

姑爺心裡想道果然有五六百銀子我丈母心
裡也歡喜了若說女人會撮𢿙我那怕磨死倪
家這小孩子因向沈天孚道天老這要娶他的
人就是我丈人抱養這个小孩子這親事是他
家教師爺次番來說的你如今不管他喇子不
喇子待他撮合成了自然重重的得他幾个媒
錢你爲甚麽不做沈天孚道這有何難我到家
叫我家堂客同他一說管包成就只是謝媒錢
存你歸姑爺道這个自然我且去罷再來討你

的圍信賞下付了茶錢出門來彼此撒了沈天孚回家來和沈大腳說沈大腳搖着頭道天老爺這位奶奶可是好惹的他又要是个官又要有錢又要人物齊整又要上無公婆下無小叔姑子他每日睡到日中纔起來橫草不拿豎草不拈每日要喫八分銀子藥他又不喫大葷頭一日要鴨子第二日要魚第三日要茭兒菜鮮笋做湯閒着沒事還要橘餅圓眼蓮米搭嘴酒量又大每晚要炸麻雀鹽水蝦吃三觔百花酒

上麻趾下兩个了頭輪流着搥腿搥到四更鼓

盡絕歇我方纔聽見你說的是个戲子家戲子

家有多大湯水弄這位奶奶家去沈天孚道你

替他架些空罷了沈大脚商議道我如今把這

做戲子的話藏起不要說也並不必說他家弄

行頭只說他是个舉人不日就要做官家裡又

開着字號店廣有田地這个說法好麽沈天孚

道最好最好你就這麽說去當下沈大脚喫了

飯一直走到胭脂巷敲開了門丫頭荷花迎着

出來問你是那裡來的沈大腳道這裡可是王太太家荷花道便是你有甚麼話說沈大腳道我是替王太太講喜事的荷花道請在堂屋裡坐太太纔起來還不曾停當沈大腳說道我在堂屋裡坐怎的我就進房裡去見太太當下揭開門簾進房只見王太太坐在床沿上裹腳採蓮在傍邊拏着對盒子王太太見他進來曉得他爲媒婆就叫他坐下叫拿茶與他喫看着太太兩隻脚足足裹了有三頓飯時纔裹完了又

慢慢梳頭洗臉穿衣服直弄到日頭趖西纔淸
自因問道你貴姓有甚麽話來說沈大腳道我
姓沈因有一頭親事來効勞將來好喫太太喜
酒王太太道是个甚麽人家沈大腳道是我們
這水西門大街上鮑府上人都叫他鮑舉人家
家裡廣有田地又開着字號店足足有千萬貫
家私本人二十三歲上無父母下無兒弟兒女
要娶一个賢慧太太當家久已說在我肚裡了
我想這个人家除非是你這位太太纔去得所

以大胆来說王太太道這舉人是他家甚麼人
沈大脚道就是這要娶親的老爺了他家那還
有第二个王太太道是文舉武舉沈大脚道他
是个武舉扯的動十个力氣的弓端的起三百
觔的制子好不有力氣王太太道沈媽你料想
也知道我是見過大事的不比別人想着一初
到王府上纔滿了月就替大女兒送親送到孫
鄉紳家那孫鄉紳家多開大廠廳點了百十枝
大蠟燭擺着糖斗糖仙喫一看二眼觀三的席

戲子細吹細打把我迎了進去孫家老太太戴
着鳳冠穿着霞帔把我奉在上席正中間臉朝
下坐了我頭上戴着黃豆大珍珠的拖掛把臉
都遮滿了一邊一个丫頭拿手替我分開了纔
露出嘴來吃他的蜜餞茶唱了一夜戲吃了一
夜酒第二日回家跟了去的四个家人婆娘把
我白綾織金裙子上弄了一點灰我要把他一
个个都處死了他四个一齊走進來跪在房裡
把頭在地板上磕的撲通撲通的响我還不開

恩饒他哩沈沈媽你替我說這事須要十分的賞若有半些差池我手裡不能輕輕的放過了你沈大腳道這个何消說我從來是一點水一个泡的人比不得媒人嘴若扯了一字謊明日太太訪出來我自已把這兩个臉巴子送來給太太掌嘴王太太道果然如此好了你到那人家說去我等你回信當下包了幾十個錢又包了些黑棗青餅之類叫他帶回去與娃娃喫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忠厚子弟成就了惡姻緣骨肉

分張又遇着親兄弟不知這親事說成否且聽下回分解

前半寫向觀察哭友堂皇鄭重可歌可泣乃顛倒公作書筆力直欲透過紙背

金次福初來說親其於王太太蓋略得其概故但能言其奩資之厚箱籠之多蓋此事已七八年而次福漸近始知之其意不過慫恿成局以圖酒食而已不無他想況天子卽能知其根柢是以歷歷言之然猶是外象三爻

至沈大腳然後識其性情舉動和盤托出作三段描寫有前有後有詳有略用意之新穎措辭之峭拔非惟稗官中無此筆伏求之古名人紀載文字亦無此奇妙也

沈大腳生花之口不由太太不墮術中觀後文杜慎卿江都納姬而沈大腳又換一番詞語令慎卿不得不墮術中如讀長短書那得不拍案叫絕

王太太未嘗見而已將他之性情舉動一一

摹畫盡致試思如此一个人而鮑廷璽竟娶他來家將何以處之閱者且掩卷細思此後當用何等筆墨不幾何思路皆窮觀後文娶進門來許多疙瘩事真非錦綉之心不能布置然後嘆服作者才力之大